

瓶中蚊蚋

梁寒衣

三千大千世界中，一切眾生，
皆如同一只瓶鉢中所貯裝的百千隻蚊蚋。
他們鼓譟狂鬧，啾啾鳴吵，
皆由於方寸間一股不息之氣，……
這股不息之氣，催燃著他們，嘈噪鳴吵，永不安歇……

黑澤明令人聯想起魯迅。渾沈的人道主義帶著血祭與劍鞘的性格。恍如醞然的禪茶，和著武士的頭顱，以及一雙耄古沈哀、邃深如岩頁的眼睛。

午夜十二點，默片時代的黑澤明正在銀幕上演繹著他史詩般的雄辯——一言不發，但昂亢、奇兀，宛如剖裂的胸膛一般，飽含著熱情與跳躍。即使是至卑微、賤陋，至為庶民化的一般題材，你仍可以在賤如蟻螻的群像中，嗅聞到他「國殤式」的醜惡，與決心。

午夜靜寂。默默進行的影像間，電話鈴響，答錄機突然油煎火烹，傳來一陣尖銳、峭急、燥燎而緊張的留言：「……爭吵得很厲害……他們都在欺負我！……請您，立刻、馬上、一定過來！」是一個女人激促的聲音，如繃緊的鋼弦一般，戰慄、激亢，恍如處於無可抑扼的強烈情緒間：「請立刻過來！現在！」聲音求救般地重覆。

這個「您」指的是我的家人。他自黑澤明的默片中直起身子，反射性地。自從搬入山間，擔任起社區的委員，答錄機中便經常川流跌宕著這小小社會間的恩怨情仇，紛冗諸端。信箱裡也經常出現鄰里們互相指控的匿名黑函。

「很緊急的樣子！」我移開視線，自默片中，催促穿鞋的家人：「這麼晚了……必然是十分嚴重的事罷。」

「多羨慕你，和你的黑澤明。」他笑一笑，帶上門：「或者，我會

趕得及看到結局——」

黑澤明消逝很久、很久……眠深的靜夜，禪室外傳來一兩聲低抑的蛙鳴。家人歸來了，帶著疲憊的面目。

「噯，我竟不知道女人之間竟可以罵出那麼多刻薄惡毒的言語。」他躡進禪室，聽了一會蛙鳴，說道：「一個說『我是學佛的人，不能犯戒律，不會欺弄你。』另一個就說『我就是看你一點都沒有學佛的樣子。佛家說，不偷盜。而你卻侵占、竊據，步步進逼……』兩個女人於是便這麼你一言、我一語地互相嘲諷，愈罵愈兇，愈說愈刻毒……而我夾在中間，想：但願這是一部消音的默片！」

「為了什麼原因呢？」

「土地。」蛙鳴消盡了塵擾，家人解釋道：「兩個女人毗鄰而居，後園界線不明，僅隔著自行堆疊的磚塊。其中一個——即是撥電話來的那位，將房子租予了房客，自己住在山下。今日，上山查看時，發現地界有了挪移、更動的痕跡；便認定對方蓄意侵占她的土地——」

「後來呢？怎麼解決的？」

「當她們終於停止謾罵後，幾個委員作了決議，即：保持現狀，不要擅自更動。待請了土地測量員，拿了量尺，丈量完畢後，再行界定。現在，即請雙方暫時息止——」

初夏薰煖。野牡丹於山徑上皎然綻放。次日午后，是週日，我們正擬上山。答錄機復又傳來女人激切、燒燃的音聲：「……他們又越界了……我的房客撥電話告訴我，我立刻從山下趕上來……」聲音幾近痛苦地灼迫重覆著：「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？？……過來！請馬上過來！……」

山風吹拂，頭上的相思木墜下一兩閃明黃的花粉。一隻小小的毛蟲牽著微細的絲線順著山風悠悠擺盪著。

我們坐在山頂。野牡丹近在石畔。山下，依著山形蜿蜒建築，猶如舊式溫泉鄉一般的社區，於散灑的夏雲下，透著一種山鄉的靜謐與

安適。

「是很嚴重的侵占權嗎？」女人為痛苦燒燃的聲音仍鮮明印在心底，我忍不住問道：「被侵占的土地面積很大，是嗎？」

「至多不過一坪罷了。而使得女人那麼痛苦燥亂、不顧一切自山下立刻奔趕上來的——所謂『變更的地界』，亦只有五公分的寬度……或者，僅是貓狗走過，碰落了磚塊……」家人望著山鄉，望著仍然聚集著人叢的屋宇，沈思道：「然而，那真是一種崩潰至極的聲音，不是嗎？……你會忍不住思索，什麼使一個人怨憤、燒灼成這樣？……彷彿被什麼驅迫、牽掣了似地——」

果真只是為了五公分的地界嗎？

山鄉於夏雲的覆灑下閑適如一枚眠息的蠶繭。

「我觀察三千大千世界中，一切眾生，皆如同一只瓶鉢中所貯裝的百千隻蚊蚋。他們鼓譟狂鬧，啾啾鳴吵，皆由於方寸間一股不息之氣……這股不息之氣，催燃著他們，嘈噪鳴吵，永不安歇……」我想起《楞嚴經》中琉璃光王子所述的一段經偈。一切有情，嘈噪不安，皆只為一口氣所推動。(註)

一口不平、不息之氣。

一口使人如蚊子般飛舞、狂鬧箇不停的氣。

是這股不平之氣，歷史以血鑄成，以征戍、戰爭、奪掠起始。

也是這口氣，大者奪權、竊國；小者寸兩必計，錙銖不失。於生命、生活中的一切情境、人事間憤憤不息、燥亂難安。

計較升遷，計較名望，計較學問，計較股票，計較子女，計較愛情，計較友誼，計較垃圾的倒法，牙膏的擠壓，毛巾的折疊……位置大的，計較大的；位置小的，於小中計較。

於是，野牡丹自開自謝……原本適合閑隱的山鄉，燥燎如一搗亂的蜂窩。我還記得，前不多時候，答錄機中是另一名男子的留言。地下水枯涸，位於水塔末端的居民無水可喝，前端居民照舊日日澆花、洗車。缺水三日後，末端燥忿的男子揚言，他將不惜堵塞水塔，使得

百餘戶人家一併沒水喝……「要完，大家一起完！」他說。

事有大小，表面看來，完全不同。然而，揚言堵塞水塔的男子，和為五公分地界痛苦怨憤的女子，所催迫、燒燃的，卻是一模一樣，同一口氣——僅有事相的差別，並無本質約不同。

僅是不同形式、不同面目的「燒燃」狀態。

火苗卻是一致的。

●

皆為一口氣。

那口氣使得內在恒常如烹，如煎，如刺，如殺——

五公分的地界，僅只是一個順勢燎燒的藉口，一個暫時的引爆點。

●

默片，是好的。

生命，有時確然需要消音。靜靜地，嚥回一口氣，吞下切聲音，息止一切動作。

僅留下一雙清明之眼，觀照、沈澱現實中川流不息的影像。

我們無法息止外界；至少，可以學習息止一己。

佛陀息止，所以抵達了。

祂說法一生，所以無說無示。

最終，僅以一朵金色波羅花，默然領首，代替至高的一偈。

(註)

《楞嚴經》原文「十方微塵，顛倒眾生，同一虛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內，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，貯百蚊蚋，啾啾亂鳴，於分寸中鼓發狂鬧。」

【作者簡介】

● 台大外文系畢業。曾參與高棉、越南的難民救援；異域目睹的顛沛流離觸發

了她人道思考的寫作動機。

- 作品曾獲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中篇推薦獎。著有《上卡拉 OK 的驢子》、《赫！我是一條龍》、《黑夜裡不斷抽長的犬齒》等。

